

漢書補注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一

漢書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

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呂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

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音丘慈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呂駿馬

監求使大宛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太僕而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續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

監字為令丞字誤也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

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

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

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

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

補注王先慎曰監上脫廐字功臣世

誅樓蘭王斬首侯是介子實監平樂監既通鑑胡注謂平樂監使

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願往刺之

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呂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漢使

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編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

出金幣呂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

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王起隨

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

其賁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

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補注何焯曰光所遺也故無異議上迺下詔曰樓

蘭王安歸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傳作當歸必有一誤先謙案通鑑考異從紀及本傳

當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開為匈奴之開為候伺補注齊注云開音居覓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為匈奴之間當作為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為候伺上亦當更有候字官

本注上間字作言為作而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惠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賁也獻物大甚逆天理平樂

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

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曰直報怨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言曰曰直報怨曰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

道而報之故無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不煩師眾

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

敝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移

中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道曰移

爾雅唐棟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移郭璞注云似白

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反姚本改并見拘畱十餘年昭帝時迺還

作移先諫曰事互詳蘇武匈奴傳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還是時烏

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還是時烏

孫公主上書言補注錢大昕曰此傳與西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

師西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

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

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

民去使使裔求公主師古曰裔謂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

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曰救公主昆彌於是

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

通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

語在匈奴傳呂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將翎侯呂下五萬餘騎

師古曰翎即翁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

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名王騎將呂下三萬九千人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域傳作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以下四萬級

而匈奴傳作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驢羴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

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

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呂當誅

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

時漢五將皆

無功天子呂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

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呂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

風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

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

人責其王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

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補注周壽昌曰惠隨蘇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出使時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

也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

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曰惠為右將軍典

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惠隨蘇武在匈奴十九年歸四十五歲而卒計出使時年二十至卒時亦當八十餘歲

諡曰壯武侯補注錢大昕曰傳國至曾孫

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補注何焯曰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

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

都尉西域都護案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閭但為宏之從祖居在

山陰或可信也沈欽韓曰寰宇記都護門在會稽縣南二里即鄭吉遺宅樂史以為晉王薈傳謫曰卒伍從軍數

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自張騫通而有執志者

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補注齊召南曰黎字應作犁傳寫誤耳先

諫曰譯音無定字諸傳黎犁通作本不盡一非誤也

至宣帝時吉呂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

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南道

師古曰鄯音善補注齊召南曰

案西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爲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也下北神爵中匈奴乖亂曰逐王先賢揮欲降漢

師古曰揮音撫使人與

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

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曰

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呂西

北道故號都護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

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

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

迎匈奴單于從兄日

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兜訾城在廢庭州境庭州城在火州

北四百里 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

治烏壘城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師古曰班布也

始自張騫而

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

中錄功臣不曰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曰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

拔距絕於等倫

應劭曰投石曰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

行二百步廷壽有力能曰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劭

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曰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

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超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言拔爪

之戲蓋拔距之遺法補注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掣字疑作

擊字王念孫曰左思吳都賦袒裼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云拔

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

投石拔距者石槌也投石猶言投槌也廣雅槌投也石槌

也貢子連語篇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騷騷強馳以競

超距徐廣云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爲超踰是也距亦超也

年石拔距投石超距皆四字平列管子輕重丁篇戲笑超距亦四字平列應謂投石為以石投人劉達謂拔距為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非是先讓曰官本注二百步作三百步應劭是作應說是猶下言有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注孟康曰弁手搏補字有也呂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兖州府滋陽縣漢瑕丘縣宋大觀四年避先聖諱

改曰瑕縣尋又改為滋陽明成化間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易滋為嶷故城在縣西二十五里

欲家貧句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西至長安求官反家貧句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

得太官獻食丞補注錢大昭曰太官屬少府主膳食獻食丞百官表所無數歲富平侯張勃與

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

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補注宋祁曰勃選舉故不目

實坐削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本戶字在削下

會薨因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曰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

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

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

支目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

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

音起厲反令與零同補注齊召南曰案呼偁匈奴傳作烏偁沈欽

韓曰魏志注魏略曰呼得國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堅昆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而此丁

令在烏孫中明有北丁令西丁令也呼偁即呼得李德裕會昌一

品集賈耽古今四夷述云點憂斯古堅昆國先謙

日官本注無音字引宋祁曰偁字下當添音字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

師古曰言制

賈禹博士匡衡曰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制

其所以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制節作節制今邳支單于鄉化未消師古曰鄉讀曰衡不

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作醇據顏注所見本亦作醇此消字誤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

而還吉上誓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本靡作靡是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弃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從謂向化而從命也

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呂致

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

宜敢桀師古曰言邳支畏威當不敢桀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

罪師古曰嬰猶帶也補注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罪字疑作漢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師古曰沒一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上

呂示朝者禹復爭呂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呂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邳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曰女妻郅支郅支亦曰女子

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曰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

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師古曰歐與舉同下皆類此補注先

謙曰官本歐作歐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曰

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郅支嘗破殺閼

驕也兵故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

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補注齊召南曰案注稍誤蓋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

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沈欽韓曰通典一百九十三康

居國王亦在蘇薤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蜜水西曹國何國都那

蘇薤王治蘇薤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蜜水西曹國何國都那

蜜水南皆舊康居地蓋那蜜水為彼土大水即都賴水先謙曰官

本注截上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閼蘇大宛

有解字諸國歲遠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閼

弋季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蘭聊北史西域

傳粟特國在慈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袁字記十三州志

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為一國謬也粟特渴那沙皆屬
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謀也先諫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弋季字

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也師古曰死尸

都死屍省文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師古曰故為此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

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補注

日胡注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補注

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補注

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補注

當為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北擊伊列補注

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北擊伊列補注

粟弋伊列鄰接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

奴也補注錢大昭曰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置服虔以為去中國二萬里未詳先
謙曰官本作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反好戰伐
三十六國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

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補注王念孫

雖所在絕遠本作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上文曰支單于

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支單于分

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

守則不足自保承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所在絕遠而

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

相離字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

支分離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補注先謙曰蠻夷無

全兵也下文到支城中以弓射外人似亦有弩下又云胡如發屯

兵弓弩不利頗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矣直指其

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師古曰歐帥之令隨從也補注先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補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曰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曰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與

日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

眾邪師古曰沮止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謚非也一校則別為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

軍分行別為六校補注先謙曰胡注別分也揚威白虎合騎其三

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關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文穎曰閼音填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

西書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閼父案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

副王挹閼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根實案今書作抱關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奧鞞王

左右賢當卽抱關記者互異不考耳周壽昌曰副王其王之副若匈奴中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

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輔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

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呂給軍食又捕得抱關賁

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師古曰勿抄掠問呼其賁人屠墨

見之師古曰問諭呂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

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賁人貝色子男開牟呂爲導通鑑貝作眞

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卽謂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呂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護

以羅遠人耳下文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

見將軍受事者同

延壽湯因讓之

師古曰讓責也

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

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稱貴臣爲大人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忘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

讀曰疲度

恐無已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補注何焯曰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

音大各反來不能久攻爲此語所給也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傳陳

師古曰傳讀日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

師古曰織讀曰幟音

式志

數百人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闕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

爲後卽射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卽讀曰仰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

射殺之

補注宋祁日出外下疑有人字

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己無所之

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自計無所往

而可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

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

且行而入內室補注周壽昌曰傳戰大內蓋傳呼大內諸人助戰

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師古曰觀下走入大內知顏注誤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

穿塹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重木城中人也

胡注中人木城中人也是以木城穿為句誤時康居兵萬餘騎

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

師古曰環繞也音忠和音胡

救者與乘城招呼者應和也

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

士喜大呼乘之

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

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函獲已師古曰界得者得人界音必寐反補注何焯曰此云諸函獲以界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凡斬關氏太

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殆丞相御史誣枉之

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

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已為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到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注周壽昌曰精即晴也亦作曜陷陳克敵斬郅支首

及名王弓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

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臺街街名蠻夷邸在

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曰為臺當為臺業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

弓示萬里明

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

音蒲何反弓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

令春掩骼埋胔之時

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胔胔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

古曰瓚說是也骼音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

補注齊召南曰

案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為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

弓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想

方盛夏首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

欲弓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

日與猶許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

取之不依軍法補注先謙曰胡注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古師

日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音力到反今司隸反逆收繫

按驗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勞來而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曰過軍補注先謙曰百官既至論功石顯匡衡補

何焯曰匡衡之上冠以呂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

本作如是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議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補注先謙曰胡注帝初

矣故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曰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師古曰搃城郭之兵總持之也

其字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補注先謙曰荀紀作五

從手木城再重并土城爲三重則作三通鑑作三胡注郅支城

是也下文谷永亦云屠三重城案師古曰攀拔也音

案西域傳俱作胡侯師古注胡注昆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補注先謙曰胡注昆婦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服

莫不懼震師古曰惴恐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

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焞焞也焞焞盛也言車

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焞音他回反補注先謙曰易曰有

嘉折首獲非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

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

鑑同荀紀作非

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

北時魯狄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千里之鎬

猶曰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

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非所曰願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

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

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

絕存亡之功故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補注劉

效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

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大昕曰顏解行事為滅

項之事是也劉疑其不辭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王念孫曰

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叔禁風

往近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
 人近事亦往事也漢紀改行事爲
 則大爲不同然則行事爲總目下文之詞明矣若以行事上屬爲句
 錢以顏說爲是劉說爲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俞序篇仲尼之作
 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行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邱明觀魯史記掘行季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案行事考
 十篇司馬遷傳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案行事考
 變易說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翟方
 進傳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順論諸儒已行記載事地王充書亦有之
 諸儒已行記載事地王充書亦有之人語一書言二
 人語一書言二字
 殖傳序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匈奴傳贊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通知其末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
 絳傳王命論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幹輿
 事占驗入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
 變行事占驗十三卷新轉
 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爲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
 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故事也以云故

事外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解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與行事文同一例先謙曰通鑑無行事二字蓋亦以諱行事相屬不詞而刪之下文云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行事之即近事益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明散也而僅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僅與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音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猶不足曰復費師古曰復償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誦也猶不足曰復費師古曰復償罪惡甚多孝武曰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日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曰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已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

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已優游而

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帥師古曰重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帥作率故隱忍而未有云

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已下

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

之糧已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

革之原息邊竟得已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

奉憲補注先謙曰謂奉法之吏奏當其罪狀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皆已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已爲郅支

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

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

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

衡復奏湯曰吏二千石奉使補注先謙曰胡注湯為西顓命蠻夷

中師古曰顓與專同不正身曰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

事不覆校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外域之事雖在赦前補注先謙曰

宣元年七月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

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

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

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

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

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

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

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沙轅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

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

之聲謹謹呂立動動已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

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策慮愾愾義勇奮發

師古曰愾愾愾怒之貌也愾音皮逼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愾愾

滿也腹滿曰愾又臆滿也郭云愾臆氣滿之也愾與臆愾通用師

古解為憤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瀉曰踰遠也遠集

怒非也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瀉曰踰遠也遠集

古曰卒讀曰奔厲度也踰讀曰遙補注王念孫曰奔當為森字之

誤也森逝言如森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森逝是也

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

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屠三重城補注劉奉世曰

師森逝朱一新曰案師古注踰當作陰屠三重城補注劉奉世曰

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先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謙曰五當為三說詳上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恥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來建元以來也武帝始伐

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為言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先謙曰胡注漢元謂漢初也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

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呂緄介之過賜死杜郵

師古曰地名也

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師古曰如席

也某血解在文紀補注朱一新曰喋即喋字唐人避諱缺筆先議曰官本作喋

薦功宗廟

補注先議曰官本宗作祖告

類上帝

張晏曰謂呂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爲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補注

沈欽韓曰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

夫犬馬有勞於

人尙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爲獲馬也敝蓋弗弃爲獲狗也

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呂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目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後

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兵自救

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日不決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云為烏孫所圍惟元延中嘗被圍其時又非都護且不與

王商大將軍王鳳同時此傳云會宗為烏孫所圍似當在陽朔中又攷公卿表王商於可平四年罷相以張禹代之其明年始

改元陽朔使會宗果於陽朔中被圍則丞相乃張禹非王商矣以二傳參互攷之當有一誤或會宗傳陽朔字當為河平或此傳王

商當為張禹也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

時中塞病兩臂不詘中湯入見有詔毋拜示旨會宗奏湯辭謝曰

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旨策大事師古曰罷讀曰疲上曰

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已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旨言之

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補注先謙曰胡注此

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王文彬云湯引兵法為客立論言必倍主人而後敵也胡兵以三當一是倍猶不敵半矣

眾不足故無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旨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憂胡注未晰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

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

音徒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各反師古曰故事謂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曰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爲執

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曰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

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

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曰爲武帝時工楊光曰所作數可

意師古曰可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曰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

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

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

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

爲疆界也可徙初陵昌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昌下得均貧富湯

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

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後疑復之譌

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就亦成也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

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

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昌鉅萬數至糞脂火夜作師古曰糞

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敝府臧空虚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愁聲故

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彬曰性生也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

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

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臣問湯第

宅不得徹毋復發徙

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得徹二字倒王文彬曰注末邪字

正為得毋作訓是顏所見本尙未誤倒先謙曰官本得在徹下是

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

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

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

言父早死犯不封

補注錢大昭曰犯南監本闕本傳言莽母渠今

母明君共養皇太

后尤勞苦

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

宜封竟為新都侯

補注沈欽韓曰竟當

作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

師古曰伋音汲參

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

師古曰比例引也音必寐反

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

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補注

周壽昌曰即訊謂即時定讞也無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

恐下獄

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曰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韓曰范望

太元沈首注土為中宮下為玄龍已蟄而出是則玄門開也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曰非時

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

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為不道無正

法晉灼曰趙也曰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補注周壽昌曰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稍平者

宜曰此為罪輕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

承無比者先曰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曰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

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曰意相謂且復發徙

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

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

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

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徒讀曰猝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

師古曰蒙被也屬音之欲反

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

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

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

明詔宣著其功

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師古曰謂改年爲竟寧也不曰此事益當

其年上書者附著耳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元紀詔曰匈奴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則改元實以此非附著也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

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師古曰趣讀曰促

獨丞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曰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

軀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曰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

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反

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呂

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

郅支遺

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

曰揚漢國之盛

補注王念孫曰案盛當爲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昆山之西又云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皆其

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校文雖小異而字亦

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校文雖小異而字亦威夫援人之功曰懼敵棄人之身曰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

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

師古曰畜

讀曰蓄謂府庫也

又無武帝薦延

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

臬俊禽敵之臣獨有

一陳湯耳

師古曰臬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補注劉攽曰臬俊禽敵之

臣宜與薦延通爲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臬善圖故云臬俊猶言臬將也

假使異世不

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曰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

補注王先慎曰湯未受刑不得云鞭鞭疑貶音近而誤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

呂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

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誅責也

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

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呂爲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爲安漢公秉

政旣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呂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呂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

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爲破胡侯勳爲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上邽縣屬隴西不屬天水卽趙充國亦上

邽人傳曰隴西上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錢大昕曰外戚上官皇后傳亦云隴西上邽人

竟寧中呂杜陵令五

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

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是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

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王鳳右將軍王商

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

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

更皆是也師古曰更拜為沛郡太守呂單于當朝徙為雁門太守

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

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呂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

能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呂喻師古曰言子

不待已曉告也補注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雖然朋友呂言

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

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

也終更亟還亦足呂復雁門之跼應劭曰跼隻也會宗從沛郡下

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跼音居宜萬里之外呂

反補注劉放曰由沛徙雁門非跼也謂免官為跼耳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

爲會宗所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劄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

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己校

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

眾亡去會宗更盡還曰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

金城太守曰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劄侯大亂徵會宗

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

孫傳以未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周壽昌云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犂靡爲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

寫之謫非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傳誤也加補注錢大昕曰案西域傳大昆彌劄侯難柁殺末振將漢恨不

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元延中復遣會宗

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王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

兵入烏孫驚番王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

氏曰婁音贏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補注沈欽韓曰鄭氏音婁爲贏是猶能名其處師古妄改非也選精兵三十

弩李奇曰三十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王責呂末振將骨肉相殺殺

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王卽手劍擊殺番王官

屬呂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作

安犂靡烏安聲相近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

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王下服

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食讀曰飲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王付我傷骨

肉恩故不先告昆彌王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

得便宜王輕兵深入烏孫卽誅番王師古曰卽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蹇師古曰遣

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

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

王先慎曰據宣紀吉迎日逐破車師為都護在神爵二年吉傳亦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三年三當為二此與百官表作

地節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呂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

呂恩信稱郭舜呂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褒

事見康居傳褒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蹇侵陵

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

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也易無行檢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終

漢書七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克反又辭克反補注宋

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曰禮補注宋祁曰名聞州郡武帝末

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天漢二

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

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威振州郡

之東至海曰軍興誅不從命者誅罰皆依興軍之制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劍應劭曰櫛具木櫛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王

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弱櫛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官

當刪去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珥之玦也帶環褰衣博

帶師古曰褰大裾也言著褻大之衣廣博之衣非也盛服至門上謁師古

謁若今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補注沈欽韓曰初

通名也日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所曰衛身不可解

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

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謙曰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縱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

音山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不據古人

爾反以示敬王文彬曰禮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

字也舊鄭注據按也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補注宋祁曰南本凡

為吏太剛則折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太

柔則廢威行施之曰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勝之知

不疑非庸人師古曰敬納其戒深接曰禮意問當世所施行補注

曰意南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

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

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

補注先謙曰孝王齊悼惠王肥子也澤與燕王旦及中山靖王勝孫長結謀

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

覺收捕

補注先謙曰因蕭川靖子餅侯成告知發覺

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

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

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反理正幽枉也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

怒為之不食

補注先謙曰官本同引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先謙案宋所見本蓋無故云然

故不疑

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旂

師古曰旂旌旗之屬

畫龜蛇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褌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已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

曰旂

也補注錢大昕曰冒即今帽字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此傳詣北

闕補注先謙曰未央宮北闕也上書奏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公車

已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

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已備非

常補注沈欽韓曰是時衛尉王莽為右將軍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補注

王念孫曰治要引此同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並並皆也謂丞

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並不敢言是其證先謙曰

通鑑亦作並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猶徐也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

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因可已距蒯瞶

也輒之義可已立乎曰可奈何不己父命辭王父命也補注衛太

宋祁曰注文奈何字上漸本有其字先謙曰官本輒作輒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補注先謙曰胡注即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

誼補注先謙曰句似未了疑有奪文通鑑作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漢紀作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繇是名聲

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巳不及也大將軍光欲巳女妻

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巳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

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

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補注王文彬曰竟究也謂窮

究先謙曰官本注人下有也字本夏陽人補注錢大昭曰故昭姓成名方遂居湖

師古曰巳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

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巳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卽詐自稱詣闕

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

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補注王念孫曰案一下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

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

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臨縣東五十里于欽齊乘二疏宅在縣州東四十

里羅滕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為宅

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

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

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曰賢

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

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

師古曰說

讀曰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

補注先謙曰胡注伯

即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先謙案伯蓋其字非謂尊之

曰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

護太子家上曰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

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

護太子家視陋非所曰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曰

淺上善其言曰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縣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

朝廷曰為榮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宦至二千石

先謙曰官本宦作官引宋那曰官字謝本作宦字

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曰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即日父子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日病而移居補注先謙曰一說非

滿三月賜告

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曰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曰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設上脫為字

麟好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二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為字先謙曰漢紀作為祖道通鑑

作設祖道設即為也似不必定加為字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

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已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

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

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廢且盡補注先謙曰官廢作費是宜從丈人

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滯吾言也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補

注周壽昌曰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即老人即已閒暇

師古說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吾作我莊嚴作嚴莊時爲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廣曰我豈老詩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許

內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願令子孫勸力其中足已共衣食與凡

人齊今復增益之已爲贏餘但教子孫忘愾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李克曰富

者則貧者惡之先謙曰官本無人吾既亡已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字引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

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曰惠養老

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曰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

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師古曰郯音談補注先謙曰今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其父

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

羅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立生祠始此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

奈何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補注周壽昌曰女亦以丁口算故云少婦為丁壯其後姑自經死師古

曰不欲累婦故自殺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

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于府也上音時掌反于

公曰爲此婦養姑十餘年曰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

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

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宋

作前錢大昭曰黨古儻字伍被言黨可以徵幸於是太守殺牛自

祭孝婦冢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太守二字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

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婦名周青將死車載十丈

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而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

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歲孰郡中曰此大敬重于公定國

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曰選與御

史中丞從事補注宋祁曰與南本作爲浙本作與王文彬曰治反

者獄曰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宋祁曰宣帝立大將軍光

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

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子定國皆晚繼經術故起獄吏致

宰相而無舊人維鵜之刺如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

兩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師古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大昭曰

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大昭曰

聲當作稱南監本闕本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不誤先謙曰官本作稱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己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

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補注劉攽

日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

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王念孫曰劉說是

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為食遂以食酒為喜酒顏

又以為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

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刑罰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

石漢紀同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

議曰請治讞官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十八歲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

本作治請讞公卿表作為廷尉十七年蓋從為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

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也

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

音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明習政事

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補注先謙曰上可定

字是也此涉下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

言事者而誤

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上於是數曰朝曰引見丞相御史

日五日一聽朝謂上書陳事也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

故云朝日也發不得恐負其嚴故至亡事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妄疑善人致其罪也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後不敢復告曰故渡廣師古曰渡廣

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民多冤結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補注宋祁曰連字南本漸本二千並作遠王念孫曰案遠字是

石選舉不實是已

師古曰謂令長丞尉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趣其租已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

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已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日悉也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已詔條

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日遣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

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已錯繆至是

日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已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已誠對

日言能防救已不宜各已實對

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

補注先謙曰不字斷句與否同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所傳王肅

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沈欽韓云論衡正說篇尚書說曰言大

文尚書之說王肅及偽孔傳從之魏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周秦之敝俗化陵夷

師古曰言類替也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已記

補注周壽昌曰推類已記皆緯不

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

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

日夜惟思所已未能盡明

日所已所由也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

補注沈欽韓曰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堯曰注此伐桀告天之辭

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

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

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真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

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人君雖任職何必顯焉

疑論語孔注亦非真本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

補注先謙曰上言郡國下不得

復言郡牧官

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師古曰

定國遂稱篇

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

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呂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補注宋祁

日南本孝字上有以字由是呂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尙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呂選尙焉上方欲相之

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補注先謙曰恩澤表恬嗣侯四十三更始元年絕始定國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門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

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公獻策滅黥布封千戶侯

生疎疎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呂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注

先謙曰列傳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

曰曰為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論石渠

張晏曰石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

貢廣德為人溫雅有醖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醖言如醖

禹反補注錢大昭曰聘禮鄭注藉謂練也練所以綴藉也匡張孔

馬傳贊曰其醖藉可也醖藉同亦作溫藉義縱傳少溫藉師古曰

言無所不容也史記作蘓藉王念孫曰服說及顏注義縱傳是也

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醖藉又作蘓藉不必分醖為醖蘓藉

為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溫克鄭箋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

以勝禮器故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皆為溫藉重禮

也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及為三公直言諫爭

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轉之則為慰藉矣補注先謙曰事廣

始拜旬日閒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畱射獵在永光元年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

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師古曰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

亟急也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曰血汗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不曰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曰見死傷

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上

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謙曰官本注理作禮

不說師古曰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

補注先謙曰猛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

如猛之乃從橋後月餘曰歲惡民流

師古曰歲惡與丞相定國大

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

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曰為榮縣其

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曰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

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篇縣車示不用也先謙曰官本注榮下

平當字子思祖父已嘗百萬自下邑徙平陵

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

當少爲

大行治禮丞

補注先謙曰續志大行令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據此丞亦以治禮名也

功次補大鴻

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

師古曰

明經爲博士

補注周壽昌曰當治

尚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

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

言得失

師古曰傳讀曰附

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

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

三十年

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忘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

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

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

師古曰迹謂求

其蹤迹也

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已親九族而化及萬國

師古

曰虞尚堯與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曰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補注先謙曰言字疑衍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

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子臨

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曰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

王季曰及后稷是不已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已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

所宜尊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補注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援此為比孟書云正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曰立功立事則可

長年享國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西京所行偽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然則傳於

無窮四字當所自撰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補注先謙曰事在成

帝河平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

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言勃海鹽池可

且勿禁曰救民急師古曰悉民煮鹽官不專也補注何焯曰弛鹽

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清河又東逕漂榆

邑故城南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縣

水籍鹽為業即其地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補注先謙

下有舉字引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遷

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復

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

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

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滄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曰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上既罷昌陵曰長首建忠策復下

公卿議封長當又曰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

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後上遂封長當曰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

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丞丞相

呂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

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一呂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諫曰官本如注未有

也字李注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

罪今不起者所曰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曰

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

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

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

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補注沈欽

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駁之非也造酒法詳齊民要術

術稻梁黍粟各有釀法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君

其勉致醫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補注齊召南曰此但言由布衣曰文學升庸者耳不

然絳侯條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邪周壽昌曰晏為大司徒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為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

事詳莽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

平太傅補注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傳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與由同遷廷尉曰王國人

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數年復入為大

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

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

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召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敬薦宣會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大夫補注先

本作言上上還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補注周壽昌曰成紀綏和

字屬下讀為大司空封列侯哀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

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

復為大司空是大司空即御史大夫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

夫更名此云轉為大司空似未合

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臣資

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呂為言覆音芳目反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師古曰竢古侯字爾注先謙曰寘當作寘莽白太

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召輔國
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
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

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自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殆之素師古曰案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

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

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解于丞相傳又云務

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

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荒獨意義自不同也吳仁傑

曰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難得其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

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鰥

哲獄刊誤讀為哀矜固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

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

蓋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鰥矜古字難通而鵠鵠之

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為可憐之人則矜鰥又自

各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爾古曰通

義先謙曰官本注在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有恥下與上有讀字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

位而為傾邪也贊言常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補注何焯曰贊

并廣德言之
讀序傳可見

傳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終

漢書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

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伯夷叔齊薄之

有皆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

忠補注吳仁傑曰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

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

於莊周空無事實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

成實竊謂山谷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則猶有說諫武王非

商乃遷鼎耳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

義上伯夷之屬是也餓於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

所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顏用史記語實

之大非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

本指 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

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周猶稱盛
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師古曰事

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曰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見論語而

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儒柔弱也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

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

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

於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

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

焉補注宋祁曰季字下富有公字用不成字常作角齊召南曰田

汝成云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亦猶

樂正裘牧仲之誤耳召南案杜甫詩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

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案角里用字宋史儒林傳崔嵬倭倭為直講太

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

加點爾知否倭倭對曰臣聞刀用為角韻兩點為角韻用上一撇

一點俱不成字據倭倭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云用此

不成字當作角俗本又誤用作角蓋緣不知崔嵬倭倭之論耳此

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州商雒縣山也商曰待天下

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

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補注

曰谷口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

馬邕曰沈欽韓曰高士傳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

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

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

而子不足耶冲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呂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

而終補注先謙曰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呂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呂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曰善補注何

不可以占險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得百

斯正理也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

博覽亡不通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師古曰嚴周即莊周補注沈欽韓曰君平作老子指歸先謙曰

官本作十萬餘言

楊雄少時從遊學曰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

補注先謙曰呂與已同

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曰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詘也彊心曰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曰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曰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

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

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

孟康曰盡

何不可也言何不因為名卿之數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補注蘇與曰案荀子正名篇云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楊注執列班列也此執字與彼同義言何不取富貴班列名卿之位則名可庶幾也法言李注訓執為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隲

復名而云豈其卿言不必貴為卿相非謂因親事名卿而取名也
班復申言黃綺等以未嘗仕而樹風聲是此以仕隱對舉尤其明
證熱注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時諸侯王也惡厚成其名

未廣師古曰惡於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何也惡音烏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絮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

無欲也師古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曰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舉茲目旗不亦實

乎師古曰旗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

首益亦傳也以此為論者未讀序傳耳體與後牽連辭方郭蔣諸

人例同蘇與曰自或問至豈其卿見法言問神篇楚兩龔以下見

問明篇先謹曰官本注以作已白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

引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目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

也若王吉賈禹兩龔之屬皆曰禮讓進退云王吉字子陽琅邪阜成人也補注齊召南曰吉為琅邪王氏之祖

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阜成後徙臨沂都鄉少時學

明經補注先謙曰官本時作好是呂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

有若盧令丞漢舊儀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

以為主治庫兵者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

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補注宋祁曰注文但字下疑

有但字先謙曰毛詩揭作偶制作但据儒林傳吉學韓詩故與毛異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

之車也故傷之補注劉攽曰案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

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惻惻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

倒文取新古益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朱

多如此不為誤議曰通鑑胡注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

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

所反補注朱師

日一本無也字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謂曰邵邵公名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師古曰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序不伐

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

舍也師古曰蔽音必二反第音方味反第音步末反補大王不好藝術而

樂逸游馮式搏街先謙曰式與執同街馬勒也胡注馮讀曰愚

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咤亦叱手苦於鑪鑪師古曰鑪馬

官補注先謙曰身勞庫車與朝則冒霧露盤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

克補注宋祁曰克景作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薄師古曰與偃同言遇數日與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

柔也音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補又非所曰進仁

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

韓詩外傳天子居廣厦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師古曰訢其樂豈徒銜轍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轍車鉤心

也音休則俛仰詘信呂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謙曰伸進退步趨呂實下如

其月反日今人不行則氣吸新吐故呂練臧專意積精呂適神師古曰臧

已下虛弱不實練其氣也於呂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

適和也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補注宋

疑作則福祿其轅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轅與孫同孫至也補注皇

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師古曰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也於宮館囿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呂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補注先謙曰兄弟之子稱子也於位則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嫌介有不具者於呂上聞非養

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儼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悔補注宋祁曰情疑作愾類篇渠伊

造行謂所作所行此中慰甚忠補注先謙曰數輔吾過使謁者千

自責之詞宋說不根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

用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

成帝後省內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

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師古曰已今大王呂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

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事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

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

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為興舉眾事非也別本或加毋

有所言一句或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願大王察之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先帝并羣臣屬曰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

持幼君襁緥之中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作襁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亡曰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曰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

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

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畱意嘗曰為念補注先謙曰官

本當作常是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曰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

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曰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

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

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

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

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欲

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

議曰官本注作不常值引宋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

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師古曰三其務在於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

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曰言治左右不正難曰化遠民者弱而不

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

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曰

正身也所使所曰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監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補

注先謙曰官本

注未有也字此其本也春秋所曰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也

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

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

行者也獨設刑法曰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

曰意穿

鑿各取一切權請自在補注王念孫曰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狂

之誤言事不師古師古曰言其是而自任權請也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

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

生言其爭出如質樸日銷補注先謙古草木之初生恩愛寢薄師古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

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

羣生安逸而壽考補注先謙曰官本濟作躋通鑑同則俗何目不

若成康壽何目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竊見當世趨務不合

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

也言惟陛吉意曰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

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真德秀云吉意以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

道而有子是呂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

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

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使男事女夫詘

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呂褒有德

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呂貪財趨利補注

日官本作誅利引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不畏死亡周之所呂能

利先謙案通鑑亦作誅胡注誅責也求也不治刑措而不用者呂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

端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

伊尹非三公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

九卿之世弟以父兄任為郎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王念孫曰案南

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驁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

之子弟為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

則所見本已誤治要及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

一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師古曰驕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

檀所爲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刺下作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九字引

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補注王念孫曰子下脫弟字治

要御覽通鑑有周壽昌曰哀帝卽位始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外家及故人可厚呂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

師古曰尙方主巧作

明視天下呂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古者工不造瑇瑁商不通侈靡

師古曰瑇瑁者刻鏤爲文瑇音篆

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呂其言迂

闊不甚寵異也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曰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

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

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

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

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

冠

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且作言

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

元帝

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

祠云

補注何焯曰弔祠卽後兩翼傳中韓福故事

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

補注何焯

日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絕學有錄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

曰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

說易令子駿受焉

補注周壽昌曰駿不及梁邱賀時實受易學於賀之子臨

駿曰孝廉爲郎左

曹陳咸薦駿賢父子

補注齊召南曰案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曰鴈俗父子猶云賢父之子

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卽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還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

師古曰以其有口辭補還趙注先謙曰詳憲王欽傳

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

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補注先謙還少詳衡傳

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曰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而辭宣從左馮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

王不曰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

功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

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

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

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

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間其故曾子曰

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補注先

謙曰唐文昭云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

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同抑首作抱首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

申坐於足申與亦何敢娶駿子崇曰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

華殆即一人能名建平三年呂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

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

先謙曰安成恭侯王崇太后母弟建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始二年薨放寡居故得共養太后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哀帝呂崇為不忠誠策詔崇

曰朕曰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之美下

以太守超御史大夫是踰列次也在位曰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反由同由從也

懷詐諛之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袁反欲自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

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遵法度亡曰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

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

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傳

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社席之事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補注周壽昌曰不能正終故

除其國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讀是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

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

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

財師古曰蓄讀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

正失篇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呂明經挈行著聞徵爲博士涼州刺史病

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呂職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免

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卽位徵禹爲諫大

夫補注先謙曰爲石數虛己問呂政事師古曰虛己謂是時年歲

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補注王先慎曰宮女九人謂

法教九嬪也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內宰九嬪掌婦學之

九室故稱宮女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彫同彫畫也車輿器

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

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千里之內自給

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

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皆有

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孝文皇帝衣絺履革

師古曰絺厚縐音徒奚反

器亡瑀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益盛

補注先謙曰官本盛作甚通鑑同

臣下亦

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

師古曰綺古袴字補注先謙曰

亂謂

近似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

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

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語子家駒曰吾何僭哉

今大

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

化在於陛下

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

臣愚曰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曰

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

物不過十笥

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補注先謙曰齊三服官解詳元紀

方

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

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主作漆

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補

注錢大昭曰三工官當謂考工室之一令二丞也百官表少府有

若盧考工室令丞屬焉表不言員數是為一令一丞矣然王吉傳

云補若盧右丞有右必有左若盧既有二丞考工室亦宜有二丞

如以地理志懷成都廣漢之工官為三工殊不知志言工官者向

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

之顏以為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攷右工室不見於表東園匠則

專作園陵器物觀下文見賜杯案云云則非東東西織室亦然補

園匠所作明矣顏說誤先謙曰官本注漆作銀東西織室亦然注

先謙曰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令丞

成帝時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

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已賜食臣下

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

是也今民大飢而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

師古曰食人之骸骨

所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

師古

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步馬習馬

孫愐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瘦人職教駘攻駘注教

駢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酒馬亦曰壓馬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

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呂嬃後宮師古曰此填及弄

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

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呂後宮女置於園陵

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何焯曰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宣循之遂爲故事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

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諫闕不言也先謙曰官本烏作惡胡注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

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呂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呂實地下補注

王文彬曰厚葬者爲虛擲地上之物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

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

日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廢也故請止畱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處馬

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曰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畱置之

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曰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

何焯曰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曰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

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嘏之詩也諶誠也上

者之命不安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曰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

度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

上音時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

掌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倦倦作倦倦是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

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呂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

禹為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

大夫數月而卒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

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師古曰襦也襦毛布之衣也襦音豎有田百三

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呂供車馬至拜為諫

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此八百石此脫比字考表注及後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此八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

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考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廩食

十斛抵千錢則校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廩食

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絺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

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

脫比字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祿賜愈多

其數而積志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師古曰伏

家曰呂益富身曰呂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伏

自念終亡曰報厚恩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

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沔

朝之臣也師古曰沔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

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隕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屬屬也仆音赴仆頓也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沔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

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

報曰朕呂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師古曰史魚衛邦無道如矢言其盡志

師古曰琴與孜同孜孜不師古曰與意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不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與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

師古曰言志趣不同

往者嘗令金徹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

已諡矣今復云子少夫呂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呂加

補注先

與辨傳曰亡懷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

疾呂自輔後月餘呂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呂為古

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

錢故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貨志田租口

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言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盡之安有

口賦周禮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

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

人百二十以算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為口賦故援以解

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又言古者不呂金錢為
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

補注宋祁曰中農

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

商賈求利東西南

而不

日師
古

巴反其字從木𦵏音步千反𦵏音竹尸反𦵏音蒲交反已

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自買

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昌

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

銀錢之官亡復曰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賈賣曰販除其租銖

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賦不得雜計百物之錄兩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

豈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曰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

就農百官各省費其長樂衛屬太后自不能省也百官表初元五

年六月少府貢禹為諫大夫時所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

癸故上文以自禹在位統言之師古曰給其食

稅良民曰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粟食師古曰給其食

本稟作廩注其作以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

自諸曹侍中曰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

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補注先謙曰官本賦作賦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師古曰疑者曰與民王制疑獄犯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又周

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

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民言殺殺之

言寬寬之此言與民亦當如禮所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未審大化補注何焯曰孝文寬而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

者讀曰嗜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補注先謙曰謂使犯法者

贖罪入穀者補吏是曰天下奢侈官亂民貧補注先謙曰盜賊並

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

者曰為右職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無於字是姦軌不勝補注

日軌完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之借字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日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干高反補注劉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

放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

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音慢又音武連反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師古曰諄亂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書而仕宦何已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撫

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黥以指物出氣

以使入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

桀補注先謙曰漢紀桀作致置致同字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

俗之壞敗迺至於此是察其所已然者皆已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眞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目實及有戚者輒行其

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

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已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

日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

日解孔子之言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補注周壽昌

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況乎已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

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已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爲治者甚眾然而

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已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已先下

選賢已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放于萬反調古詔字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

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則三王可侔五帝

可及唯陛下畱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

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

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

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

大結 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曰其子爲郎官至東郡

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

玄成傳補注先謙曰禮下官本有然通儒或弄之六字引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錢大昭云闕本有

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謙曰據下文勝彭勝字君實舍字君倩古

日倩音干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問舍高明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名是聘舍爲常

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所欲見飛燕觸蜘蛛網而

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而也終其經業而

勝爲郡吏三舉孝廉曰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字上疑有出字再

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適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

先謙曰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補注錢大

表作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縣今濟甯州南五十里濟

陰郡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戈癸反補注先謙

日官本有詔為駕補注周壽昌曰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曰儉約

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曰

日依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

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忤意迷國

問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

孔光等十四人皆曰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

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歸嘉師古曰

請與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由同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曰暮議者罷明日

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

從何勝曰將軍曰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

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尙書所劾奏也勝曰手推

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

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

斗禮不變也常悲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

曰采名君迺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先是常又為勝消

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尙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對曰受夏侯

常尙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罰去補注先謙

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下文相非恨義同曲禮
很毋求勝鄭注很閱也謂爭訟也詩小雅兄弟鬩于牆毛傳閱很
也爾雅閱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
戾也作恨者借字耳說詳劉向傳如伺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
也服虔曰闕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伺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
衣謂庶人道路之言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爲白衣韓昌黎詩白衣
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亭長掌固舊唐書職官志檢校省
門戶倉庫聽奏事不詳妄作觸罪自痛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
有也勝窮亡目對尙書卽自劾奏與常爭言沔辱朝廷事下御史
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師古曰與讀曰涿補注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
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錢大昕曰常前稱博士此稱大夫劉
疑之是也至以博士非中朝臣疑稱博士爲誤則失之未攷漢時
博士多加給事中如韋賢申咸缺欽之倫皆是也博士非中朝臣
加給事中卽中朝矣陳咸舉方正對策拜光祿大夫給事中翟方
進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此給事
中在中朝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媚謾亡狀古
之明證也婦古情字誤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
與疾急也婦古情字誤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
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

骨上迺復加賞賜曰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

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

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曰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

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漢字游君綏和二年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爲太中大夫見百官表王莽秉政

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曰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東帛遣歸詔曰朕聞勞曰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曰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

酒肉并似其從者及馬也食謂曰餼長吏曰時存問常曰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曰中牢補注齊召南曰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書

原文疑此八月當爲正月之訛又案羊壹頭壹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先謙曰此本作一齊偶不照於是王莽依故

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

艾二人曰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

司年至則致仕所目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慰目

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

子傳兄弟子也補注沈欽韓大夫其修身守道目終高年賜帛及

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補注

先謙曰官本攷證引孔武仲云龔勝陽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

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太中大夫特詔行道舍補注

舍如今驛舍也漢得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補注

入驛如此之嚴也何焯日曼容名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

出於漢初龔舍曰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

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

原補注先謙曰楚國縣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

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目天下為家何必縣官補注先謙曰遂於官謂官舍也遂於

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

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補注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

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已魯詩教

授補注周薛昌曰承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

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已辨裝補注先謙曰辨官本作辨字同使者與郡太守縣

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已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

人也諸生謂學徒也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

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東首加朝服拈紳師古曰拈

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拈紳故放之也拈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

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曰安海內勝對曰

素愚加已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使

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

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補注周壽昌曰要猶挾也使君挾莽威

勢以至已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

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

師古曰須待也

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

問起居

補注先謙曰官本壹作一

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

曰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已報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已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已

棺斂喪事

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贈反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

種柏作祠堂

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褻振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補注劉敞曰勝意一

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先謙曰顧炎武云古人
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
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
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
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孺薰呂香自燒膏呂明自銷
師古曰薰芳草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龔生竟
天天補注周壽昌曰七十九死而謂之
天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
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高城地理志
作高成先謙案在今天津府鹽山縣

東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

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補
注先謙曰在今河間府河間

縣東北四十里
俗名如林鄉

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

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呂病去哀帝初大司
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

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

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駕一馬師古曰言

依典制也補注沈欽韓曰舍宿鄉亭為眾所非補注周壽昌曰景

一馬則輅車庶人所乘也詔車駕衣服宜稱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張敞傳敞無

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史驅自以便而拊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宣領

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

鉅鹿太守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

其制至後漢猶然也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

正議失傳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曰諫大夫

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曰

充塞朝廷師古曰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曰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

前乎

補注先謙曰胡注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

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

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

然歎息貌

位反

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

門省戶下

師古曰敦請厚重也補注先謙曰漢紀敦作厚謂親厚之顏注未晰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

地安海內甚難

共讀如字先謙曰恭補注劉奉世曰

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惑

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

請寄為姦

師古曰請寄謂羣以事私相託也

小曰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

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稅租二亡也

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補注先謙曰稅租官本作租稅

貪

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並與傍同所謂因緣為姦也豪強

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補注宋祁曰大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姓下疑有家字

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晉灼曰遮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梓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

而追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當字通鑑有當字選作列漢紀同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

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

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讎相殘五死

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

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

稱賓客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曰苟容曲從為賢曰供

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補注先謙曰官本供作拱是胡注拱默拱手而默然不言也

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

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百官表少府有太官令主膳食

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

師古曰尸鳩舊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

惠亦當然也尸鳩拮据也拮音居點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反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先謙曰官本無厭飽足也空孔也補注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多賞賜曰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

也貧人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

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

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

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如給書計從侍中已下

為蒼頭青幘補注沈欽韓曰蒼頭廬兒守舍兒也孫子注所謂家

子漢舊儀掖庭有廬監續志注風俗通曰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

頭為史主賦舍守門戶先謙曰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官本注如作奴是通鑑引同

非陛下之官爵通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

官不當加於此人此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

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曰移眾彊可用獨立補注蘇與姦人之

雄或世尤劇者也補注先謙曰宜曰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

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

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補注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先謙曰胡注言經學有師法也補注師古曰建立補注先謙曰胡注司直

也補注國謀也補注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補注先謙曰胡注司直

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補注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

舉奏故皆慎於選舉補注可大委任也陛下前曰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

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

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補注

先謙曰官本太作大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曰安身邪誠迫大義

官目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

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師古曰訥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

死節而已上曰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

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

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

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

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補注先謙曰今時民俗猶然足徵古

今人情不相遠也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

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

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

師古曰歛音翕說音

說次亦同也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虹日連

陰不雨

師古曰虹音干補注王念孫曰虹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

無虹字莊子秋水篇還虹與科斗釋文虹音寒井中赤也亦

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虹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虹音寒井中

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日犯也蓋為師古注所惑先謙曰通鑑作干胡注犯也不用顏說

此天有憂結未解民

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

師古曰令善賞賜

葭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

但曰令色諛言自進也諛詔也

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曰為小復壞暴室

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

嫌隱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補注

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

先謙曰許廣漢為暴室當夫見外戚傳

將作治第補注先謙曰將作大匠

時行夜者音下更反補注

上家有會輒太官為供補注先謙曰胡

先謙曰官本音上有行字

海內貢賦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

負補注先謙曰下字誤官本作不胡厚之如此反所已害之也誠

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饑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

官補注蘇輿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傳縣官年少霍光傳縣官非

何故我家將軍不得至是皆此義也後書劉盆子傳尚云當為縣官

為賊如此可已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饑未有得久安者

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已視天下師古曰視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已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已興

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

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

隙極竭師古曰竭音賓思師古曰思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清曰謹愿之貌

也翼好也郭云翼翼小好兒先謙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

也日官本注沐沐下再有沐字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

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曰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

下御史補注王念孫曰案推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摧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職官十四無以字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推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文異而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補注周壽昌曰官官舍也禮王義同也

日官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日師古曰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

史欲捕從事而司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補注宋史欲捕從事而司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本無不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補注宋史無不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

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

欲入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關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師古曰朝

既被刑遁徙之上黨曰爲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

長帥也雄爲之雄衆補止沈欽韓曰褚先生田仁傳任安以遂家師古曰

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卽此意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是

遂家

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卽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

風州郡曰舉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

及何武等皆死補注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壻字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題其名而

捕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補注宋

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昕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己上皆應知情知情者應坐罪不知情者不坐故揚雄傳云雄不

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

士琅邪又有紀遼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遼音干句反郇音荀

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補注周壽昌曰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爲四科林爲德行見儒林傳莽傳

云尊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皆曰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遼兩唐

皆仕王莽封侯貴重厯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曰耳器飲食又曰厯

遺公卿

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被虛僞名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

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祝呂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

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

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曰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

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補注宋祁曰由字案注并贊注及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猶

二字王念孫曰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

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

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民傳論注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使者曰聞

莽說其言不强致讀曰悅

方居家呂經教授喜屬文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屬音之

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隃麋扶

欲反

風之縣也陰音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末無也字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

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爲兖州

刺史亦曰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

戶卒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入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

求仲二人皆治車爲業推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

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見嵇康高士傳周壽昌曰

渭水注册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逕

跡於斯此郭欽疑卽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莽傳戊己校尉郭

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爲從弟奇求蔣詡女

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

以與賢者婚欲爲此也魏志荀彧傳注昔蔣詡姻於齊栗融客卿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爲大司空齊栗融客卿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補注齊召南曰宣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

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

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

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

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莽死漢更始徵竟

呂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竟不受侯爵會赤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劒格死世祖卽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宣子永孫昱三世同諱後書有傳而

宣妻桓少君在列女傳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師古曰上繫辭也謂言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

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區別矣

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未無也字

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

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呂失

其世者多矣

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補注蘇與曰言或得罪見誅滅也

是故清節之士於是

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蹈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

補注宋

爲并所迫卒又死之合於孔子之經也

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
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集許爲喻近此義也郭欽蔣
誦好遜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誦不仕於莽遜逃蜀亂不汙其
節殊於紀遠及兩唐補注蘇輿曰絕謂相

懸遠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一

終

漢書七十二